



猎恋阳光

吴渡胜◎著

两个人同时不顾一切爱上你，选择被爱，还是去爱？
这是为你而生的旷世纯爱，又是为你而生的惊天陷阱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猎恋阳光

吴渡胜◎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恋阳光 / 吴渡胜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200 - 08328 - 6

I. ①猎…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834 号

猎恋阳光

LIE LIAN YANGGUANG

吴渡胜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7. 25 印张 413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328 - 6

I · 1128 定价: 29. 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言

爱情,是一种信仰!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金戈铁马的历代王朝,斗转星移,爱情作为长存于人类灵魂世界一颗璀璨的结晶,伴随着人类的繁衍发展一路走到五彩斑斓,又充满变革与困惑的今天。

曾经,它挑战过无数的现实与世俗,也冲破过无数的桎梏与枷锁。

但是,在充斥着对物质的追逐与膜拜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人迷失于物质的洪流与漩涡中的今天,爱情两个字,似乎与我们已有些距离,有些遥远。常常,在面对诸多选择和诱惑时,它甚至变得既羸弱苍白又空洞奢侈!

故事展开的是一段年轻人成长、奋斗的经历,又是一段亦真亦幻的励志情缘。在悬疑密布与峰回路转的交错中,彰显了人性中对真、善、美无法泯灭的渴望与执著,见证了青春的无畏、飞扬的人生、真爱的光芒!

爱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力量!

故事力陈的是一段清纯无邪,百转回肠的爱,又是一连串匪夷所思,扣人心弦的悬疑案件,在跌宕起伏的故事进程中,展现了一个新世纪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命运的交汇处,凭借坚毅、执著、永不放弃的信念,跨越艰险与世俗的沟壑,锐意向上的勃发历程。

故事中的主人公贺飞,他没有显赫的家境,也不具备潇洒的外表,他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同时,上大学前家境的苍凉剧变,以及一段难以磨灭却又戛然而止的恋情,又把他铸造成了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超人、英雄”。

他虽桀骜不驯,不甘世俗,但许多时候,对温暖、纯情、真爱,这些年轻人普遍的追求,他却有着一一种更疯狂的向往和迷恋。为了这些世间的美好,面对艰险、诱惑,凭着自己的坚韧、睿智,他一点点,一步步地努力着……

浪漫缱绻的爱,缠绵悱恻的情;惊心动魄,抽丝剥茧的案件——青春的萌动纯真,激昂璀璨……不禁顿悟,在这个迷人的年龄,除了希望,理想,还是希望,理想!任何创伤、坎坷、逆境,都挡不住年轻人前进的脚步!



目 录

楔子	1
一 大学生	2
二 举手之劳	8
三 风起云涌	15
四 离奇	19
五 风中的眼睛	27
六 眼中的角落	33
七 迷雾	40
八 迷幻	45
九 危机	50
十 四伏	55
十一 黑客	58
十二 强行出击	63
十三 幻境	69
十四 乍现	77
十五 滋味	83
十六 苦涩	89
十七 不渝	94
十八 晨曦	99
十九 熹微	104
二十 深呼吸	111
二十一 一划而过	118
二十二 一线生机	123
二十三 缥缈	128
二十四 闪亮	132
二十五 雕虫小技	139
二十六 孤注一掷	143
二十七 轻飘飘	150
二十八 戛然	156
二十九 而止	162



三十 意外	167
三十一 打击	172
三十二 吞噬	176
三十三 度日如年	182
三十四 电闪雷鸣	187
三十五 铁证	193
三十六 如山	197
三十七 抽丝	202
三十八 剥茧	208
三十九 焦灼	212
四十 天机	219
四十一 乍现	223
四十二 岔子	229
四十三 惊鸿	234
四十四 逆转	242
四十五 狂澜	248
四十六 重现	252
四十七 依偎	258
四十八 荡漾	262

楔 子

如果，让你选择，喜欢黑夜还是阳光，你会选择什么？

等等，请闭上眼睛认真仔细地想想，再回答我。

.....

好了，我知道你的选择了。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喜欢阳光还是黑夜，你的选择，会变吗？

还是请闭上眼睛，认真仔细地想想，再回答我。

.....

我知道了。你说什么？非常抱歉，这个选择，没有正确答案。我要说的是，如果给你第三次选择的机会呢？你真的不变了吗？

.....

是的，这个选择，多数人会选择阳光，原因很多，但基本一致。

那么，选择阳光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选择黑夜吗？

.....

因为，当你成为猎物的时候，你需要借助黑夜隐藏自己；有些时候，你别无选择，必须成为一名猎手，你，同样需要借助黑夜隐藏自己。隐藏你的身体，隐藏你的猎枪，以致隐藏你唯一真实的目的。哪怕，这个目的是为了爱，为了不顾一切的爱！

.....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分钟，有六十秒……每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时间点，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无关紧要，毫无意义地划过的。反之，任何一个小小的时间点，都会对应着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时间点，会改变他们的未来，左右他们的一生……这种现象，就是“点效应”。

下面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例子。尽管，某个人在场，某个人不在场，但是同一个“点效应”，还是把他们毫无知觉，无可避免地连在了一起。

时间：21 世纪初，某年初春，某个下午的某个时间点，不妨称它为 L 时间点。

地点：北京，某个篮球场。

一个男孩，正不断用好看的，很难的，甚至是杂耍的动作，吸引场边的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想转过头不看的，可是，她没有。这时，有几个人走进球场，对男孩和他的伙伴们说……



大 学 生

六年多，也就是两千三百多天以后的某天中午，贺飞作为一个毫无知觉地被 L 时间点作用了“点效应”的其中的一个人，已身在上海两年多了。此时，他正在多瑙河公寓的销售大厅。

一派欧式风格，气势蓬勃的销售大厅里，虽已到了午饭时间，但排队拿号的五六十人，不论男女老少，似乎每个人的神经，都被公告牌上的房价数字给控制了，尽管人人饥肠辘辘，却没有一个撤岗开小差的。

“小姐，能不能优惠点啊？”队伍中，一个夹着皮包的男人搭讪。

“便宜一点，说说倒是蛮轻巧，我们公司是拿本钱来开的哎——便宜一点，就是替你们白当差。”售楼小姐敲着键盘，不紧不慢地说。

“这价钱也实在太高了吧，我做梦也想不到啊！去年的房价是两万块，年初的行情是两万五，哪晓得刚到三月就三万块了！”穿裙子的中年女人发牢骚。

“你们嫌价钱高，不要买好了，等炒房团把上海的房子搞得和香港一样，上千万一套再来好了。”售楼小姐越发趾高气扬。

又有人抱怨：“人家威尼斯大道、温哥华洋房也是公寓，都没你们高啊！”

“搞清楚好吧——”一旁发号的销售经理停下手，抬头在长长的队伍里找了找，她拉长脸，瞪大眼睛教育道：“他们那里到外滩足足三十公里，还好意思说五分钟的车程。我们这里，随便你去陆家嘴、淮海路，靠两条腿喝杯豆浆的工夫就到了。还有啊，我们这里可是现房哎！”

“不好意思，贺总，”销售经理款款走进 VIP 接待室时，她的脸已变回鸭蛋形，灿烂地笑着说，“实在抱歉，让您等了这么长时间。我姓李，刘总临时出去了，他安排我来接待您。”说着她双手递上名片，“这是我的名片。”

贺飞欠身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说，没关系。

“李小姐，外面排队的还缺人吗？”陪着贺飞一同被晾了半天的陈可问。

李小姐不解：“缺人？”

陈可说：“热场的啊！”

“哦——”李小姐很职业地笑了，“陈先生误会了，我们这里排队登记的，可没有半点假的。每天都有老克勒，不管钞票凑够没有，也要先来抢个号！没办法，多瑙河的性价比——明摆着嘛！”

“是吗？”陈可说，“我也来一套好了。”

“欢迎啊！”李小姐问，“对了，还没来得及问您贵姓？”

“陈可。”

“哦，陈先生——”李小姐叫来接待员问贺飞和陈可，“您二位喝点什么？茶还是饮料？”

陈可说：“咖啡。”

李小姐一愣：“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准备咖啡。”

“什么？”陈可眯着眼，“没咖啡你卖什么洋房啊。”

“那，那您下次来我给您准备咖啡好啦，这次您先喝茶好吗？”

“行吧。”

李小姐打量着陈可，问：“陈先生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吧？”

“怎么，不收美元？”陈可诡笑道，“开个玩笑——”他一指贺飞，“我们俩是同学，同系，同班，也是同事。”

“哦——我说呢——”李小姐微笑道，“难怪陈先生看着同贺总一样，也是那么年轻有为，您喜欢什么样的户型？我先给您登记一下好吧？”

贺飞拦道：“暂时先不用——李小姐，他只是，只是刚有个买房计划。”他不想让陈可再岔下去，说，“刚才碰上刘总，他说有点事商量，什么事啊？”

“哦，那个嘛——没关系，我先帮陈先生登记一下，咱们再说好了。”

“真不用了，李小姐——”贺飞瞪了眼又要打岔的陈可说，“只是顺道来拿钥匙，我们还急着赶回去，请你稍微快一点，好吗？”

李小姐认真地看了看他俩，略带遗憾地说：“这样子啊——那好吧。”她坐到贺飞对面，又重新呈上微笑说，“刘总要同您商量的事，是这样子——多瑙河二期项目快开盘了，我们想从一期即将入住的客户中，请出五位各具代表性的成功人士，作为多瑙河公寓的形象大使，印在我们的楼书和宣传海报上，类似——这样子——”说着她递给贺飞一张设计稿。

“哎，我看看。”陈可替贺飞接了过去。

李小姐继续说：“要请的五位成功人士，文体明星肯定是少不了的。另外，还想请一位其他方面的青年才俊，我们觉得贺总您——才上大学三年级，就在IT界闯出了一番大有前途的事业，在上海也是蛮知名的人物了，所以我们想请您以飞云网CEO的身份——”

“这事呀——”贺飞打断李小姐，闹了半天，原来想让他当摄影模特，“对不起，李小姐，我们飞云有规定，不允许高管随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连日来，万福利一再提醒他，吸收风险投资的关键时刻，千万别再闹出花边新闻，荣登八卦头条了。

“这样子啊？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公众媒体，只是楼书和海报，也不会让您白帮忙的，我们会向每位入选的客户，赠送价值五十万的精装修，还有整套的——原装进口的高级家用电器、厨卫设施，还会免去您二十年的物业费，酬劳加起来大概有一百万的样子。”

“一百万？”陈可的惊羨，瞬间又变成了不屑，“太少点了吧？贺飞可是——”

“嗨！”贺飞截下陈可的话，下午还有面试、合同什么的一堆事等着他，没时间由着陈可耍宝，“不是钱的问题，李小姐，真特别忙，拿了钥匙看房，我就得赶紧走。如果可以考虑，我明天会跟你联系的，好吗？”说完，他站了起来。



见贺飞态度坚决，李小姐不好再勉强，礼貌地说：“那好吧，请贺总回去再考虑一下，我等您的电话。”说着，她也站起身，“我带您去验收房子吧，哦，对了，要路过的C座还在施工，我去拿安全帽！”

“什么，安全什么——有这规矩？”陈可的毛病又犯了。

进了新房子，感觉还不错，开放式的厨房加餐厅，客厅四米多的挑高显得挺透亮。

李小姐说：“这边是两个次卧，看看那边的主卧吧。”

“哦吼！够爽！”陈可嚷。

贺飞循声走进主卧一看，卫生间里的陈可，正四仰八叉，躺在一个多半张双人床大小的冲浪浴缸里，模拟感觉。

跟在贺飞后面的李小姐解释说：“这个浴缸，就是我们赠送给形象大使的——顶级厨卫设施的一部分，昨天到的货，刚好先送上来了。”

看李小姐也进了卫生间，陈可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起身从浴缸里跳了出来，脚被浴缸咣地别了一下。

“哎，小心！”李小姐叫道。

“没事，”陈可抬脚一指浴缸上的价签，撇嘴道，“不就九千八吗？踢坏了我给买一个新的！”

李小姐看着陈可说：“陈先生，您少看了一个零吧，这么豪华的浴缸，又是意大利进口的，一万块——哪里买得到啊！”

“什么，九万八！”陈可有点惊。

飞云面向校内的招聘时间，是下午三点。两点半不到，贺飞和陈可走进瀚海楼，一层大厅里已人头攒动。

挤过人群，进了电梯，陈可问：“不会吧？老大，这么多同门手足——来给咱捧场！”

“你紧张什么？”贺飞斜睨着陈可。

陈可白了贺飞一眼，“谁紧张啦？我是——嫉妒！”刚才栽的面儿，让他怀恨不已，“嗨——你这臭资本家，别老顾着自己开卡宴买豪宅，赶快给我落实一个五千万的期权合同——先买一层，看那小妮子瞅我时还敢不敢——dog eye！九万八就了不起啦？跟我没泡过澡盆儿似的，非买它十个八个，老爷我当尿盆使！”

贺飞岔道：“浴缸多没档次，买也买游艇啊！”

“对呀！”陈可顿时乐意，“逗一个游艇，五千马力的引擎，厨房，卫生间，少说两个卧室，卫星定位，全自动导航！”

“你也不怕累成腰肌劳损！”贺飞问，“招聘试题准备好了吗？”

陈可说：“早弄完了。”

走出电梯，“哇塞——”陈可停下脚，他瞅瞅贺飞，又转头定睛看了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惊骇迅速变成了喜形于色，低声叹道：“噢——My God！和这么多美眉粉丝一起创业，我还真得尽快适应角色！”

两人走到飞云门口，人群自动给他俩闪出了一条缝，一个打扮得很入时的女生，向站在玻璃门里的毛小新大声说：“哎——你们领导不是来了吗，赶快想办法吧，总不能老让

我们在门外等着吧？”

市场部主任毛小新站在门里，还算沉着地应道：“好的，好的，你们再稍等一会儿。”

贺飞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问毛小新：“怎么不让他们进来？”

“我倒想让他们进来呢——”毛小新晃着手里的巨厚的一摞简历，说，“你也不看来了多少人！”

“楼道里的人怎么办呀，少说有六七十号吧。”陈可说。

毛小新说：“岂止啊，一楼大厅里的那群热血青年，也是慕名而来的，加起来足有两百多。”

贺飞吩咐道：“赶快给周老师打电话，让他帮着借一下学院的会议室吧。”

很快，周一雄回过话来，会议室是学院开会的地方，不好给你们用，还是到阶梯教室吧。

随后，飞云大大小小的十来个头目，带着浩浩荡荡两百多人的学生队伍，奔向阶梯教室。

走在队尾的陈可敞开风衣，一手叉腰，挺胸拔肚地有感而发：哎，毛小新，你看啊——大部分女同学，态度还是蛮端正的，穿得如何不说，起码得体，长得好坏不说，起码浓妆淡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迫切。你再看男生，差着一个层次！你看那位那头发，粘得跟绳子似的，还满头的一粒粒白点，哎哎，你再看那位那鞋，黑皮鞋快成迷彩了！

原没想出面的周一雄，听说来应聘的学生超过了两百人，临时决定亲自压阵。

等所有人都坐好了，周一雄稳步走上讲台，嗓音浑厚地说：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面试——今天，是飞云公司在学校里的第一次公开招聘。大家知道，飞云是咱们学校，主要是经济学院负责管理并且控股的，也可以说是沪大的校办企业。公司的业务是从事基于互联网络平台的 B to B 和 B to C 业务，就是通常说的电子商务。它以长三角经济带为依托，重组不过半年，已拥有了包括上千家企业在内的三千多个付费会员。每季度营业收入很快就突破七位数，攀升到千万以上，而且吸收到了海外风险资本的第一笔融资。接下来，很快还会有第二笔、第三笔，更多更大、更有实力的风险资本陆续投入进来。可以说，我们登录北美纳斯达克的计划，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想，有了沪大的资源优势，加上年轻人的创新精神，飞云公司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顺便说一句，飞云这个交易平台所独有的一些技术，就是我们学校的在校生——贺飞，也是飞云公司的 CEO 独立研发的。因此，我希望有更多有理想、有志向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一起借助飞云这个平台，共同耕耘自己的未来！

周一雄的话让台下骚动起来，陈可领掌后，掌声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得多。

周一雄笑着向下面摆手示意，接着说：“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强调——虽然我是飞云的主要领导，但是首先，我是沪大的一名教授，你们的老师，那么——既然你们是我的学生，我不得不说，学生，还是要先以学业为重，其他，要放在第二位。所以，如果你是大学四以上的学生，我们欢迎，大三，我们考虑，大二大一嘛，请你先安心学习，如果假期我们需要，到时候再发布通知……”

周一雄讲完，走下讲台，低声对贺飞嘱咐道：“一定要认真验学生证，三年级以下的，原则上一个不要收。我还有课，先回去了。”



周一雄刚走不久，验学生证的工作便出现了状况。毛小新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不合格，另外还有二十多个自称符合条件，忘了带学生证，强烈要求先答了卷再说。

留下的也没闲着，忙着开问：坐不坐班，每周最少干几天，经常加班吗，有加班费没有，管工作餐吗，能支付周薪吗，奖金怎么算呀？也有上进的问：多长时间能上市，有期权计划吗？现在卖原始股吗？

陈可站在门口，负责向外请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他越耐心越适得其反，一大帮人把他团团围住——

谢谢你了，谢谢你啦，还不行吗？就让我留下吧！

嘿嘿，你别光听她的啊，看看我这些证书，这是计算机等级证，这是英语六级，这是软件设计三等奖！

哎哎，陈可，装不认识啊，下次舞会时别怪我也装不认识你啊！

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为什么二年级的不要啊？

就是，为什么啊？……

原本已出去的几十号人，见事情似有转机，也纷纷回来据理力争。

陈可渐渐招架不住了，他满头大汗地应付着：“帮帮忙，帮帮忙，这不是我定的——”

“喂——喂——这位同学，你是负责什么工作的？”一只胳膊隔着人，奋力拽了陈可几下。

“啊——我？我管技术部。”陈可回头一看，认识，拽他的是校学生会的元老级干部，生活部长兼文学社社长，马永春，人称马委员。因特别擅长梳理顶头上司的情绪，亦称马尾圆。

马永春扫了眼满头是汗的陈可，不再理他。他高举双手，运足了气，大声喊道：“同学们，同学们，请听我说——”见大家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马永春道，“既然学校，既然学校和公司做出了选材的规定，就请大家自觉遵守，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了，好不好？”

“马委员，你在飞云负责什么工作啊？”

“我嘛，我和大家一样，也是来应聘的。”

“啊——那你凭什么管我们呀！”

“我不是——管大家，我意思是——”

“马委员，我们失去了这个勤工俭学的机会，生活出了问题，你管吗？”

“这个，这个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又来了，又是尽自己最大努力！”

“就是嘛，食堂的问题，你说过多少次——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沙子里的米太多了！”

一片哄笑。

“倒菜不是我们的原因。”

“青椒肉丝里的小强也太多了！”

又一片哄笑。

“苍蝇炸不熟不许卖!”

口哨也响起来了。

“要炊事员，不要饲养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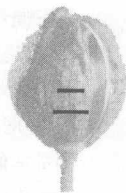
哄笑形成了共鸣。

“同学们，同学们——”马永春，丢盔卸甲。

“禁止妹妹给哥哥喂饭!”

“也禁止哥哥给妹妹喂饭!”

沸腾!



举手之劳

一周后。

天近黄昏时，贺飞把卡宴停在杭州郊外的一条小街上，心事重重地进了一家小饭馆。

饭馆里没几个人，贺飞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随便点了碗面。从早上跑到现在，他还没顾得上吃东西，感觉肚子里饿了，却没什么胃口。

“中国队四号位强攻！哎呀——又被荷兰队拦死了！”挂在墙角的电视里正在播排球比赛。

“废物！嗨——老板娘，”一个汉子高声叫，“换个台，看足球吧！”

胖墩墩的老板娘问：“足球？哪个对哪个呀？”

“中国对那谁——那谁来着？反正今天很关键的，赢了就出线了！”

“中国队呀？”老板娘撇着嘴说，“不看，不看，没希望的！没听人家说吗——中国队要能出线，拉登都会自首的！”

“哎，你换一下嘛。”

“哎——哟！有什么好看的嘛！”老板娘不情愿地拿起遥控器，“每次看全跟上刑场陪绑一样，难受死了！”

陪绑！贺飞心里苦笑了一下。折腾了好几天，他才弄清楚，飞云丢了一堆大客户的原因，并不是被竞争对手抢走了，而是跟着客户陪绑了！

三天前，飞云网的一百多个企业付费会员，在新合同续约前，突然集体拒绝续签。这一百多个会员，基本上全是泛亚皮具商会的会员，老板清一色是浙江人，全靠向欧洲出口皮衣、皮鞋、箱包什么的发财。当天，诸多消息表明，泛亚皮具商会的会长唐海生——这帮皮具厂老板的带头大哥，他的一声令下，是促成老板们集体拒签的直接原因。据说，他要带着这帮会员，整拨反水到飞云的竞争对手——巡航网。

要真让这个最大的客户群跑了，将使飞云的主营收入锐减百分之十五——等于一下丢了小二千万元的营收！事关重大，当天晚上贺飞和周一雄便从上海赶到了杭州，想和唐海生当面沟通——甭管是让利还是增加服务，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留住这些财神。

不想到了杭州，在泛亚皮具商会里坐等了一天，唐海生就是避而不见。手机、家里电话，通通没人接，怎么也找不着他。

不得已，周一雄说，去找唐大军想想办法吧。最初，就是唐大军把唐海生这拨客户介绍到飞云来的。唐大军与唐海生同住在杭州郊区奉金县的塘桥镇，是同宗同族的本家，转



行开小旅馆前，他一直跟着唐海生做皮革生意。

唐大军的儿子唐卓辉是周一雄带过的一个成绩挺好的学生。去年，唐卓辉本科毕业考本校研究生时，没发挥好差了几分，是周一雄出面帮着挤了个名额。为了这，唐大军几次想重重表示表示，周一雄都没收。于是，唐大军便从中牵线搭桥，帮着把唐海生拉到了飞云，还了一个人情。试了一个月后，唐海生发现飞云网上的交易平台，效果出奇的好，便把协会里的兄弟们全招呼来了，泛亚皮具商会也就成了飞云的一个最大的客户群。

到了塘桥镇的福源旅馆，唐大军见到周一雄和贺飞还是那么一见如故。听周一雄讲来了意，他不但满应满许，答应一定帮忙找到唐海生，还说什么也要两个人住在他的旅馆里，吃住他全包了，什么时候同唐海生谈好，什么时候再走好了。

盛情难却，两个人便住下了。急急火火地等了两天，看得出唐大军也使了不少劲，但仍没找到唐海生，只打听出唐海生这些天肯定没回家住。

今天上午，唐大军总算摸到了点消息。一条是唐海生的生意最近好像出了问题，他正闷在绍兴的“家里”，由自己的“秘书”陪着闭门思过呢，另一条是唐海生好像上午要到杭州商务局去办点事情。

商量了一下，周一雄说：“不能再耽误了，分头行动吧。我去商务局碰碰运气，你去绍兴找找看，有事随时通电话。”

中午时，贺飞赶到了绍兴，照着地址，在一所公寓楼找到了唐海生的“第二个家”。

没人。

邻居说：刚看他们家人下去，可能下楼买东西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

贺飞就没敢动，直等到两点多，唐海生家的保姆回来了。保姆傻乎乎的，不知道家里的女主人不是“一号正选”，两句话就把唐海生的老底儿抖搂了出来——叔叔和阿姨昨天回杭州的翠园别墅了……

兜了一圈，贺飞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了杭州。

终于，在翠园别墅，他见到了面如死灰、一摊烂泥似的唐海生。

唐海生已无心搭理贺飞了，倒是他的“秘书”黄小姐，努着血红的嘴唇，像个吃人的雌老虎，一口气儿像打机关枪似的，打出了唐海生恨死了飞云的死结。

这回，唐海生可赔惨了！用他的话说——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本来，最近一年多唐海生的出口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因为拿到了自主出口权，直接和欧洲的进口商接上了头，不仅利润翻了一倍——至少能达到十个点，结账周期还缩短了一半时间。

可是，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却犯了贪婪的大忌——越赚钱胃口越大，胃口越大越难以满足，到了难以满足时，人的眼里就只剩下利润，没有风险了！

去年年底，他和自己的两个兄弟，一口吃下了一笔价值近五亿元人民币的出口大单，这几乎相当于他们过去一年的总和。为此，他们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当时，在他看来，西班牙的进口商已合作过好几次，知根知底；产品的款式全是那边定制的，也无需担心扯皮；结账也有银行担保，怎么看，都是必赚无疑。

谁承想，四月六日，也就是七八天前，价值近五亿的箱包、皮鞋、皮衣、皮具，才运到西班牙，刚卸上码头，就被西班牙海关全部扣押了！



海关的扣押通知写明，扣押货物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西班牙海关根据四月一日生效的最新反倾销法案，认定唐海生公司的货物价格被严重低估瞒报，要对这批货物额外加征货物总价百分之三十五的反倾销关税。第二，按欧盟四月份新执行的健康保护法的执行标准，他的部分货物还被检查出甲醛含量超标，想通关就必须缴纳货物总价百分之二十五的惩罚性健康保护税。

唐海生调动了所有能利用上的关系网，打探出来的结果，仍没有一点商量。

摆在唐海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申请货物退港，但是要赔上来回的海运费、仓储费、海关罚款等等的费用，大约两成的本钱，原封不动地运回来。为了不让堆积如山的货物彻底砸在手里，运回来后还要赶紧再狠打几折清仓处理。另一条路简单，乖乖缴纳额外的六成关税，通关。

这两条路，哪叫路啊！一边是火坑，一边是深渊，还差不多！

这单业务他们拢共才能赚上十多个点，可走哪一边都要额外搭进去将近六成的本钱。也就是说，干赔一半是没跑了，而按比例划在唐海生名下的损失至少是两个亿以上！

黄小姐说，这两天她总算把唐海生劝得想开了一点。头几天在绍兴，要不是她直觉灵光，心细腿快，两次直呆呆爬上塔楼楼顶的唐海生，可能早就跳下去了！可能早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按黄小姐所讲，这回，唐海生是背到家了！别说他没从楼上跳下去，就是真跳下去了，也屁用不顶了！谁让老天爷给了他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他没要呢！

唐海生这批从宁波发往西班牙的巨额货物，原定的到岸船期是三月二十四日。要是按时运到，四月一日新生效的两条法案，都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但天有不测风云，给他运送这批货物的，那条西班牙籍的万吨货轮——琼斯号，三月十八日在非洲西海岸附近突遇风暴，船体严重受损，只能临时泊到纳米比亚的一个港口进港维修。

因为正值风暴期间，没有途经的散货船可以换船救急，所以当时唐海生虽然着急，也只能干等。好在他那批货已上了全额保险，如果出了闪失，保险公司会全额承担。

三月二十七日船修好了。进出口双方都知道船期可能要延到四月一日以后。西班牙那边的进口商首先表态，信誓旦旦地说，因合同和船期都是四月以前的日期，因此他们的生意不会受到四月一日以后新法案的影响。以他们的人脉和能力，打点些费用肯定能平安无事。

唐海生这边也同样赚钱心切，他想耽误这几天虽是不可抗力，但按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仍会按天向他理赔，加起来可以赔个几十万欧元，用这笔钱，打点关系，怎么也够了。

于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之后，琼斯号再次遇到风暴，为避开风暴区域货船又多绕行了四天，到西班牙港口时已是四月六日。

不想，人算不如天算！

到岸的前一天，西班牙南部的皮革业工人，因不满自己的饭碗被亚洲同行抢走，刚刚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一切通融和情面，都没得谈了，严打！尤其是对亚洲进口来的皮革制品！

几天前，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也没了！



唐海生认为自己遭此大劫，全是因为船期延误造成的，他想状告琼斯号的船东——科尔斯海运公司，要求科尔斯海运公司赔偿他的全部损失。但他咨询过的国际法专家告诉他，除非能证明船期延误是主观过失造成的，否则，像突遇风暴导致船只受损这种情况，船务公司是没责任赔的。赶紧委托调查，结果气象资料、航海日志、码头维修记录等等，全都证实货船延期是迫不得已，不可抗力！

唐海生没救了！

自然，飞云那笔大单也没戏了。唐海生同那个害死人不偿命的西班牙进口商，就是在飞云的网上交易平台结识的！

“来，面好了。”服务员一声吆喝叫醒了贺飞。

“绝处逢生！这个球中国队真是拼了，先是在几乎没希望的情况下没放弃，跑出场外鱼跃救球，接着二传出其不意传了个‘背溜儿’，骗过了对方的三人拦网，太精彩了！”电视里的解说员像打了什么似的，又嚷了起来。

“张指导，我们俗称这‘背溜儿’，专业上应该叫位置差吧——”

“是的，这些灵巧的战术其实都是我们的特长。我们现在局分上已经0：2落后了，只有坚持打我们的特长，一拼到底，才能有一线生机！”

“您说的对，如果照这么打下去，能逆转拿下这场球，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出线，也就不用心存侥幸地去看别人脸色了！”

“心存侥幸，心存侥幸……”贺飞用筷子胡乱地在面碗里和弄着。

猛然，他想起了关于一则沉船的报道。一个专家说：现在有了卫星导航、卫星云图、卫星电话这“三卫”保障，加上万吨以上巨轮的安全性与日俱增，船只在海上航行中，因恶劣天气导致的灾难按说概率是极低的。因为，如果前方有风暴，船上至少几个小时前就会得到通知，完全有时间改变航线避让风暴。灾难发生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是为了节省航运成本，主观上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造成的！因为一个风暴比我们常人想象得要得多，为了绕开它，船只往往要多走一两千海里的冤枉路，一下多出了好几天的航程，对万吨巨轮来说，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额外费用……

“一线生机，一拼到底，位置差，绝处逢生……”贺飞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尽管他不知道什么样的过失才够得上主观过失，但不拼一下哪来一线生机呢？何况以自己的特长，去科尔斯海运公司去“亲眼检查一下”，不过是举手之劳，万一能找到点什么，唐海生不就有救了吗……

贺飞扔下半碗面，又杀回了翠园别墅。

黄小姐开门见是贺飞，翻着白眼球问：“你又来干什么？”

贺飞没说话，推开她径直走到客厅里，对歪在沙发上面如土灰的唐海生说：“唐老板，我想帮你再查一下那个科尔斯海运公司。”

唐海生苦大仇深地一扬手：“哎呀，你不要再说了，我都破产了！还拿什么和你们做生意？”

贺飞说：“唐老板，我不是来拉你业务的，我只是想帮你查查那个海运公司，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主观过失？”

“哎呀，已经查过了，没用的。”